

路过一片稻田

石才夫(壮族)

这个时候正是深秋
稻田金黄。染黄稻子的
是北回归线的阳光
每年,阳光巡游到这里
就转身回头了
稻穗低首,一副农人模样
几座山错落排列
相看两不厌。在平静的湖面
它们成为一幅倒置的画
水墨淋漓
落日像一枚印章

我们行走在时光里
回忆两千多年前
挡住江风的
是不是大南门的城墙
蛙声呀,鸟鸣呀
如今都成了
江面上平静的过往

寺院的钟声
突然敲响,豢养多年的孤独
要离家出走
我知道路的另一头
是一个叫西山的地方
那里有一口井可以将尘事窖藏
动身之前我想做一件事
记住一粒稻米的重量

在贵港,饮秋风陈酿
你无法忽略
故土家园的莽莽苍苍
我甚至想变成一株稻子
分蘖,灌浆,慢慢生长
一生只有一个愿望:
等你收割
颗粒归仓

贵港学纹砖

牙韩彰(壮族)

凝望贵港掌纹砖
凝望岁月模糊的你
往事越千年的交流
让我好奇
而有些情不自禁

突然想做一个动作
举着五根手指和掌心
对准你一巴掌的凹痕
轻轻抚上去
妄想触碰那一声
遥远深处的长叹或惊喜

或许只是你劳作之余
将无处安放的手指
顺手拍成这道千古遗迹

凝望当年这方青砖
凝望五天五夜
盯住砖窑的古老父亲
那洞若观火的双眼
绝不会让熊熊燃烧
熄灭建房或筑城的诉说

过度劳作的指节
凸起有声
至今依然扣响
你和你们这些父亲
高低远近的故事
对着今天的我
作温暖地絮絮叨叨

桂林郡

田 湘

历史的虚与实总是难以说清
比如桂林郡其实在贵港
而不在桂林——
有时它也无法证明自己



风景秀丽的北帝山。 云起 摄

有人总在追问——
“我从哪里来”
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质疑
就像今晚,你我相遇
却不敢相认

但桂林郡的存在不容怀疑
桂林郡必有桂树
便于神认领和看护

在北帝山顶

迎风眺望

黄 鹏(壮族)

到达北帝山顶
风就迎面而来
山顶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是风居住的地方
也是云歇脚的地方

风如一把无形的梳子
一遍遍梳理我的身心
也如一把透明的钥匙
打开羁绊身心的无形锁
让灵魂释放蓝天的高远
让双眼放开大地的辽阔

北帝山上迎风眺望
远方有广袤的景物
远方有更远的远方
而脚下的这座石山
有的是高洁与清气
有的是坚硬与屹立

在大藤峡虚构

一场古战事

朱山坡

这场战事,是皇帝引起的
他要一江两岸的人听话
遵守律法,照章纳粮
即使饿死了孩子,也要山呼万岁

万岁的呼声,逆流而上
直逼金銮殿
皇帝听出了虚假和愤怒

一根大藤,像鞭子一样抽打着
江山皮开肉绽
沉睡的群山突然惊醒
波涛翻滚,地动山摇

民,被逼成了战士
他们用大刀、长矛和木棍
阻挡顺流而下的官卒
飞沙走石,草木皆兵
喊杀声惊吓走了百兽
江底的鱼虾无处可逃
只能揭竿而起
连天上的云朵都化身为利箭
南海无意坐视不管

鲸鲨整装待发
北方的皇帝梦里尿了一床

最后,尸体堵塞了流水
流水染红了江山
江山又一次被粉饰出锦绣的模样
只有那根巨大的长藤
像是一条鞭子
昼夜抽打着
既打臣民,也打皇帝

这条河流
一条大藤将它变成了峡谷
峡谷有了名字
而大藤什么也没有
像发生过的很多战争
仿佛都是虚构

悬崖峭壁上的

杜鹃花

石朝雄(壮族)

不知哪年哪月
不知是哪只多事的鸟
把种子抛撒在这陡峭的山崖
你如一株仙草
镶嵌在崖壁上
道劲的枝干紧箍着坚硬的岩石
渴饮清露,饥食山岚
冷披寒风,冻裹雪霜
只为长成绝壁上孤独的风景

自从悬空栈道缠绕到你的脚下
你孤芳自赏的世界
从此坍塌
心灵中最后一处宁静
被纷至沓来的脚步蹂躏
每到阳春三月
你的绽放
总是无尽的忧伤

孤独不需要同情
更不需要炫耀
只希望不被打扰

北帝山

陈爱中

来到这里才知道
从海底跃为山峰
并不是很困难的事
远比日复一日的油盐酱醋容易

林立的山峰会告诉你
各种贝壳、三叶虫
还有金丝猴、杜鹃花
沧海与桑田能够相濡以沫
是可能的事
远比海阔天空的想象更为丰富

站在玻璃栈道上
蹒跚的、凌乱的脚步
或者是坚定铿锵的脚步

一次行走能让人思考生死
是潜在的事
远比征服山巅的壮语来得实际

南山,一荚豌豆

亮了时光

陈 宁

古寺的钟声纯粹
传送着郁浔大地的十月秋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奇石杂树中的野菊
亮眼
更亮眼的还是只有我
留步的
突现的一荚青葱豌豆

钟声润过,雨水润过
鸟音忽暗忽明起起伏伏中
一荚豌豆摇曳青绿
在岭南之南
江河四季不瘦之涓
菊花四季纵情的是秋
豌豆持续春色的
也是秋

过过往往继续向前的时光
在此展开浩荡的千里江山图
一荚豌豆在舒展的秋色里
在大片金黄中自我圆润
更显青葱

在桂平

蒙毓刚

西面的山里住着佛陀
山上长满人世间的善良和美好
庙里收纳众生的哀怨与抑郁
山路曲折
来自远方问路的客人
和上山请泉水的阿妹
交谈着各自的人生
我沿着佛音
寻找人间仙境
你告诉我世上没有佛陀
也没有仙人
这让人哭笑不得
你看,这山路仿佛人生
每级台阶都是风景
你站在那里,阿妹就是仙子
西山就是仙境

做一滴大藤峡的水

李云华(壮族)

清澈 透明 纯净
柔软得一尘不染
也许从天上来
也许从山里来
也许从某块石头缝隙里姗姗而来
但不管来自哪里
都怀揣一滴水的座右铭

涌入大藤峡的怀抱
汇成黔江的千层碧波

一滴大藤峡的水
它默默等候一个时刻
一个与无数水滴
朝着闸门的方向进发
朝着东方奔流的时刻

作为大藤峡的一滴水
只有与无数水滴抵达水利枢纽
背后的蓝天才会更加辽阔
生命之桥才会无限延伸
在涌入发电机组的那一刻
一滴水的力量
也会炼成夜里的一粒光

做一滴大藤峡的水
终有一日
会在某个夜晚照亮夜行的归人

贵港的秋风

农 芝(壮族)

深秋时节来到贵港
让人模糊了季节
天儿是极其明亮的
白云高挂,仿若盛夏
风是凉的,但没有一丝秋风的爽烈
温温吞吞地吹来,划过皮肤
有春风拂柳的错觉
风的味道也特别,是清新的
但又裹着一层薄薄的甜,甜而不腻
似乎还夹着一点咸味
像母亲烹制的早餐
一碗清水粥,一碟小咸菜,一颗卤蛋
不出奇,却深得人心

在前进村

做一株稻子

普缘阁

做一株前进村里的稻子
饱满,芬芳
扎根于真实的土地
风吹来,就把腰身放得更低
如果有人饿了
就褪去坚硬的稻壳
以柔软的洁白慰藉

抽穗,灌浆,周而复始的金黄
在赞美中保持沉默与微笑
等待镰刀切割
倒下中,交出庇佑的田野

在前进村,用稻秸煮一锅稻米
细嚼慢咽
感受烟火气中的朴素清香
想起父亲说的
一粒米养百样人
此刻,我应该有一粒米的态度
在人间沧桑中始终怀抱
踏实而温暖的供养



远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 云起 摄